

比较文学视域下外语专业文学经典导读课程的 课程思政研究

——以《中外文学经典导读》为例

沈谢天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在引入比较文学教学理念与手段以明确思政育人目标、理清思政育人思路的前提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思政育人实践。在汉语化研读文本和施教语言基础上,该课程主动打破语种壁垒,扩大中外文学经典比较的视域与体量,同时将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先进思想的非文学性文本引入与经典文学文本的互读。通过全过程践行比较文学教学方略,《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在完成专业知识传授和业务能力培养等基本育人任务的同时,实现了中国外语专业学生意识自觉和人格塑造的课程思政目标。

关键词:课程思政;中国化;外语专业文学经典导读课程;意识自觉;人格塑造

中图分类号: H319.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6)04-0364-07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31213589](https://doi.org/10.13256/j.cnki.jusst.sse.231213589)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erspective to Moral Value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Introductory Reading of Literary Classics” for Foreign-Language Majors

—With *An Introductory Reading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as an Example

Shen Xieti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Guided by both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eaching, the teacher of *An Introductory Reading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has goals for moral value education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course. And then, the teacher carries out effective in-class teaching practices. In the first plac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read and study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chosen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Meanwhile, the teacher takes initiatives in breaking language barriers so as to help students broaden their vision and expand their scope of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Besides, the teacher also introduces certain non-literary texts that embody essentials of bo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progressive though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acilitating the students' interdisciplin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s and the literary classics. By practicing the aforementioned se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eaching strategies, the teacher of *An Introductory Reading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ensures that the students acquire both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reby achieving the course's ultimate goal of moral value education aimed at Chinese students' self-consciousness awakening and character formation.

Keywords: ideological-political construction; Chinization; course of "introductory reading of literary classics" for foreign-language majors; self-consciousness awakening; character formation

教育部2018年4月颁布的《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指出,人文性为外语类专业的学科属性^[1]。这一定性在让外语类专业复归人文教育主阵地的同时^[2-3],也为全面达成教育部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确立的思政教育目标打下学科观基础。该纲要强调:“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更是必备内容。”^[4]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本是高校外语专业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实现“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以价值观引导为抓手切实提升课程思政水平,就必须成为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必备内容。在持续推进课程教学思政化的过程中,外语专业人文性在为价值观引导提供不竭思想动能的同时,也因多元、立体的思政要素不断渗入课堂而呈现出新样貌,焕发新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具备突出的人文属性的外语专业文学经典导读课程理应承担起课程思政排头兵、价值引领先行者的角色,而对比较文学理论与教学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也将为该课程实现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创新精神”^[5]的外语人才的总目标带来崭新契机。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面向所辖英语、德语、日语三专业开设的《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在创意遵循比较文学理路、深入挖掘课程思政资源、全过程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外语人才等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与教学实践。

一、比较文学教学的思政育人目标

与特定语种的外国文学选读课程不同,以中国和世界多国文学经典为导读对象的《中外文学

经典导读》课程在发挥比较文学教学特色方面优势独到,因而可对外语学科人文内涵和价值观引导目标作出符合本课程比较文学属性的界定。

以中外文学经典比较阅读与批评为教学手段的《中外文学经典导读》,以向学生提供意识形态滤镜和文化价值批判方法为导向,持续推进思政教育内涵建设,最终目标是要在帮助他们牢固树立中国国家意识的基础上,实现个人意识和人格的中国化。在当今中国,国家意识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全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确立“四个自信”的必然产物,其在《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思政工作中的首要贯彻方向是培养具备“中国立场意识自觉、文化自信意识自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自觉”^[6]等三大自觉的中国公民。比较文学教学的理念与方法在以《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为育人平台引领外语专业学生牢固树立三大“自觉”的过程中大有可为。

美籍德裔比较文学学者亨利·雷马克(Henry Remak)为比较文学下过定义:“一种文学与另一种或者几种文学的比较,也可以是文学与其他人类表达方式之间的比较。”^[7]就《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而言,“一种文学”是指集合了本位文化精粹的中国文学,而与之比较的“另一种或者几种文学”是指来自却不限于英、德、日三语种的世界文学经典。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艾田伯(Rene Etiemble)曾说:比较文学即人文主义,其因将各国、各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作为研究主旨之一而自带博大的人文情怀和宏阔的人文气度^[8]。如此的情怀与气度也直接塑造了比较文学的两大研究风格——普遍联系的思维方式和互文意识。引入《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的教学架构后,比较文学的人文主义天性和独到的研究范式为外语专业学生推开了世界文学之门。

徜徉其中的年轻学子亲身领略到了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学互联、互通的奇妙景况,从而在由衷肯定世界文学乃全人类共同精神财产的前提下,深入领会我国创造性勾勒“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宏图的渊远文化根源以及无可比拟的前瞻性和可行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自觉”由此根植于外语专业学生的世界观深层。其次,《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的比较文学教学法不仅意在求同,更主张“存异”。共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源自灿烂悠久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数代共产党人勠力奋斗而筑起的先进理论思想宝库。因此,由“求同”比较激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自觉”的外语专业学子,应在未来参与全球建设的有识之士联盟中,以站稳中国立场、展现文化自信的方式,发扬中华文化软实力,当仁不让成为主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进程的中坚力量。为此,对展现中华民族精神文明财产和我党思想理论成就的中国文学经典与具备可比性的外国文学经典进行对比品评,是《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开展求异比较,从而进一步实现思政育人目标的主教学机制之一。在求异比较过程中,外语专业学生以文学经典文本为棱镜,透视中外文化在可比点上的各个方面,以此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思政教育核心思想指导下,深刻领悟中华文化和党的理论在阐释人性、规正三观、净化心灵、升华道德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从而唤醒自身的“文化自信意识自觉”,并以之为起点,在今后与世界沟通、为世界工作的过程中,站中国立场,发中国声音,提中国方案。更为重要的是,雷马克在定义比较文学时提及的“文学与其他人类表达方式之间的比较”一说在凸显比较文学跨学科属性的同时,也为《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引入中华哲学、文论经典以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我党先进理论成果,并将其与中外文学名著交叉比对阅读提供了理论遵循。在对重大思政素材和中外文学经典文本开展互读、互释的过程中,学生可在任课教师的科学干预和引导下掌握多视角评析文本的基本方法,从而大幅提升阅读愉悦感,并折服于中华思想与中华理论的强大生命力,由此在接受润物有声的显性思政教育状态下,既锤炼了外语专业能力,又深化了三大自觉。

从此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与思政教育在《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中的积极联动,可以为我国新时代高等教育达到党和国家对人才思政素养的总体要求提供富于外语专业特色的方案。而要发挥外语专业在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人才方面的学科优势,并完成助力人才“以厚实的跨文化素养、较强的跨文化能力开展中西人文交流”^[9]的学术使命,关键还在于《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对比较文学学术传统的原则性守正和为实现思政育人目标而实行的适度创新。

二、比较文学教学的思政育人思路

中外专家就比较文学研究的应守之正达成过基本共识。在谈及研究对象与思路时,斯皮瓦克强调,比较文学是“一种研究所有文学样式的开放性可能,对语言规则(linguistic rigor)和历史知识(historical savvy)的习得与运用是推进比较文学研究的必经之路”^[10]。她同时指出,对特定文本语言规则的考究应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牢牢掌握的一种精细阅读原著的技能^[10]。国内学者中,金衡山也认为精细阅读应是包括比较文学阅读在内的文学阅读必须遵循与体现的基本规律和特征,而对文本语言规则层面的点对点关注即指从文学文本的一些基本形式入手找到进入文本的途径^[11]。雷马克同样指出,不管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维度如何受关注,“比较释读(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必须仍是文学的,文学性文学的(literary literature)”^[12]。不难发现,专家们一致认为,比较文学的应守之正乃文学性,且文学性既有精细阅读,即从语言规则出发考量作品艺术特质的方法论含义,也指向包括“语句与词藻、结构与情节、意境与象征、叙事与视角、题材与主题”^[13]等纯文本参数在内的文学本体价值。坚持推行精细阅读教学法,以达成对文本参数的多视角、多方位考察,不仅关乎《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文学性的基本成色,也决定了课程人文性的饱满度以及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挖掘思政素材并同步实现专业教育和思政育人目标的达成度。由此可见,规定《中外文学经典导读》教学之体的文学性正是立德树人的课程目标最为坚实的依托之一。实现立德树人目标的另一依托则是发挥课程文学性思政育人效能的方法论保证,即比较。如雷马

克所言，比较之于比较文学，“并非一个偶发现象，而是它的本质”^[12]。谢天振进而指出，文学比较方法论价值的实现有赖于一个“跨”字，即包括跨语言、跨国别、跨学科在内的三种跨越^[14]。

“跨语言”和“跨国别”的阅读程式让《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的教学双方有意识地并置和比较两部或多部中外文学经典作品，从而在充分认同和尊重课程文学性的前提下，开展“以文学作为主要媒介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清楚双方的文化差异，寻找文化对话的契合点，为中外文化交流打开宽敞的对话空间”^[8]。依凭“跨语言”和“跨国别”阅读，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契合点和空间，是《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思政的重要环节。但通过适时引入代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我党理论建设最高成就的经典文献而实现的“跨学科”比较阅读，才是可为中外文明沟通与碰撞赋予全新价值与意涵的第三种跨越。因此，这堪称以我国国情为主场地，高水平实现立德树人目标所必需的“文学文本+”阅读模式。

忠实承继文学性和比较等两大比较文学“主支柱”（principal poles）^[12]的《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已筑牢思政教学总架构，而更高育人目标的实现还须倚仗课程对两大“主支柱”的思政化革新。首先，推开文学性之窗透视经典文学文本的形式特征并研判其美学价值，不过是《中外文学经典导读》实现课程思政目标的前提性技术环节，进一步挖掘文学性指向的深刻文化内涵和思想意蕴，才是本课程厚植思政素材、提升育人质量的最大着力点。王卓认为，以价值引领为己任的外语专业文学课程思政，必须在学生完成理解和识记文学作品的人物、情节、叙事等表层结构之后，果断剥开表层，将教学重心引向对永恒的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等价值取向性知识的捕捉和探讨^[15]。因为价值性知识才是解答“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这一中国高等教育核心问题的钥匙。而要精准探及“位于知识层核结构深层的价值性知识”^[15]，《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仍须走好梳理和分析事实、概念、方法等表层知识的第一步，启迪学生“从细微之处看出文本可以指向的历史和现实意义”^[11]。“细微之处”即指文本的形式细节或文学性特质，属表层结构，可称为“点”；“历史和现实意义”则与价值性

知识等价，属深层结构，可称为“面”。金衡山认为：“由‘点’到‘面’再回到‘点’的过程也是从文本出发到跳出文本再回到文本的过程”^[11]。从根本上说，“‘点’—‘面’—‘点’”这一教学闭环的运行质量决定了《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无缝对接、有机融合的总体效果，也必然影响学生主动挖掘文学性知识和价值性知识之间内在关联的有益尝试，因而理应成为课程团队进行教学业务打磨与研讨的主攻方向。

其次，作为达成《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思政中国化、学生意识自觉和人格塑造总目标的主路径，比较阅读也必须经历两个向度上的中国化升级。首先，在以比较阅读方式让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实现双向奔赴的过程中，教学双方应合力坚守文本解读与批评的中国立场，做到以中国眼光看待世界文学，为世界文学研究提供中国视野，发出中国声音^[16]。采用中国眼光和中国视野观照中外文学比较与批评的青年学子，将在辨明中外文化差异的前提下，找到开展异文化间建设性交流的对话点。更为重要的是，批评立场中国化让将在未来中外文化互动平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外语专业学生，凭借十足的中国文化自信和过硬的中国话语能力，为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争取我国长期稳定发展亟需的国际空间，发出掷地有声的中国声音。其次，《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面向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英语、日语、德语三个专业学生开设，因此，为打破语种局限，助力学生在站稳中国立场的前提下形成世界文学的宏阔视野，课程必须完成斯皮瓦克强调的对阅读的原著进行以规范中文为目的语的语际转换。《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的教学实践证明，引入国内权威出版机构和资深译者联袂出品的优秀中译本，并坚持使用汉语普通话实施课堂讲授和师生互动是汉化世界文学经典名著、实现中国化课程思政总目标的高效手段。事实上，有关作品转译或母语化水平决定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质量的问题，中外学者已有专论。雷马克形象地将译作比作“跨文化交流的主货币（primary coin）”^[12]，因此倡导将译作置于比较文学学科核心。我国比较文学学者郭英剑也认为：“在译著中读解外国文学已足以让学者们做好文学关系研究、文化研

究和跨学科研究等方面的学问了。”^[17]为此,他呼吁:“有赖于外语水平的比较文学,应该在翻译的有力支持下,被‘比较世界文学’(comparative world literature)取代。”^[17]由此可见,比较文学研究的世界化应以国别文学的母语化为基本前提,因为后者不仅事关比较文学开拓学术疆域的奋斗效率,更直接影响比较文学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发展前景。有鉴于此,参与《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教学的师生双方都须以汉化文本为舟,遍行世界文学之海,从而在全面达成专业学习目标的同时,以提升民族语言文字认同度为契机,增强文化自信,守护中国立场底线。此外,外国文学作品的统一汉化在削弱作品特定国别语言属性的同时,丰富了比较文学研究中“比较”二字的方法论内涵。对此,郭英剑指出:“在方法论意义上,比较某一国文学作品序列中的现象和比较多国文学作品序列中的现象之间没有区别。”^[17]《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以此为据,突破跨语言、跨国别比较局限,尝试在“某一国文学作品序列”之内开展不同民族或种族之间的作品比较与诠释,收到了良好的育人效果。

为更好地担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课程思政使命,《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教研团队在深入学习并掌握我国新时代发展特点和党的最新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对比较文学的总体教学架构作了根本原则继承和核心概念创新等两方面的系统思考,同时在不断设计和执行具体教学案例的过程中打造了从思考到实践再到思考的良性教研闭环。

三、比较文学教学的思政育人实践

《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组利用上海理工大学“一网畅学”线上教学平台,在授课开始前一个月向选课学生精准投放拟读书目,并说明有待进行比较阅读的具体作品分组和周次安排。

(一) 案例一:跨国别比较——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担当

以《白鹿原》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两部经典小说的比较阅读为例,教师在对两部作品的版本作出明确要求后,规定学生必须在两周时间

内完成阅读,并以“兄弟叙事”为关注点比较、分析这两部中俄文学经典的艺术特征,同时准备以“确立理想和选择道路”为题开展小组汇报、师生对话以及课后评论撰写等教学活动。在小组汇报和与教师对话的过程中,学生们一再表示,

“兄弟叙事”无疑是找到《白鹿原》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之间可比艺术特色,进而发掘作品深刻主题思想的不二路径。有学生在小组发言中总结说,两部作品都深植于中俄历史上的重大转型期,又分别以多线叙述白氏、鹿氏以及卡拉马佐夫氏兄弟不同的人生道路选择及后果为主叙事架构,立体呈现了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对青年一代人格和命运的决定性影响。该学生同时指出,与因信仰缺失而为一己私欲所困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不同,《白鹿原》中的鹿氏长兄鹿兆鹏面对诡谲变幻的历史洪流,在民族大爱和兴国担当的驱使下,毅然选择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正确人生航向,在造福一方百姓、信守对党和人民庄严承诺的前提下最大化了个人价值,因而成为了白氏、鹿氏乃至卡拉马佐夫氏等三组兄弟中唯一一个亮色调人物。听取发言后,教师因势利导,要求学生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这篇题为《发扬五四精神,不负伟大时代》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着重论述了祖国青年一代的理想追求和使命担当,鼓励青年们“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共命运,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18]。在完成对两部经典文学作品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比较阅读后,与课学生纷纷表示对本单元主题有了明晰的思考方向,并一定会在总书记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尽快找到一条融个人进步方向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目标于一体的理想人生路。有学生在课后提交的评论习作中援引总书记的话说: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到人民群众中去,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让理想信念在创业奋斗中升华,让青春在创新创造中闪光!”^[18]他在文末表态,要铭记总书记嘱托,心怀信仰、信念和信心,在毕业后发挥外语专长,报考外交部等国家或省市级外事机构公务员,为拓展祖国发展亟需的国际空间、发出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声音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案例二：同国别比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样板价值

为了未来更好地向全世界宣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先进性和可行性，《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的师生双方决意以文学为窗，通过审视世界种族问题的过往与现状研判族间冲突的发生机制与解决之道。教师于是将分别获得1937年和2017年普利策小说奖的《飘》（*Gone with the Wind*）和《地下铁道》（*The Underground Railroad*）引入研读计划，要求学生就两部作品中的核心人物针对种族问题发表的见解与评论展开话语比较和意涵辨析，以此认清种族矛盾最尖锐国家之一的美国在处理黑、白人种和谐共存问题方面依旧乏力甚至无所作为的根由。《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对世界经典文学文本中译的坚持让比较分析同为英语原创作品的《飘》和《地下铁道》成为可能。这一做法同时也实现了某一国文学作品序列内跨种族但不跨语言的作品比较，因此可说是本课程为扩大比较文学研究视域而开展的一次具体实践。历经两周的比较阅读后，学生们发现，《飘》的作者、醉心于已逝美国南方种植园文化的白人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和《地下铁道》的作者、毕业于哈佛大学且对美国种族史做过严肃调研的黑人男作家科尔森·怀特海德（Colson Whitehead）都在各自的作品中让白人角色发声，针对黑人形体和智商进行无底线的人身攻击。所不同的是，怀特海德旨在以无奈的附和与调侃，反讽和对抗白人的种族主义论调，而米切尔却只是在为白人至上主义和因此而生的种族偏见中寻找所谓生理学依据。部分文学理论功底相对深厚的小组还将两部作品视作一整部巴赫金论中的“复调小说”，从而发现了《飘》和《地下铁道》为蓄奴制合法性或正当性发声的对立调门。学生们指出，包括《飘》女主人公斯嘉丽在内的南方蓄奴文化遗孤们在不同场合竭力渲染黑人族群的暴力天性，据此为以3K党暴力为代表的、“以暴制暴”的蓄奴制维护手段张目，而《地下铁道》中为黑奴解救运动奔走呼告的演说家兰德却犀利回应说，屠戮和驱赶印第安原住民、绑架并奴役黑人兄弟的白人美国才是一切暴力的肇始，这个仍以蓄奴制为立国之本的国家“就不该存在”。此外，《飘》对因逆来顺

受而知足常乐的奴隶们褒奖有加，而这定会让《地下铁道》中的科拉等黑奴主人公倍感反胃，因为亲历蓄奴制的他们深知：“他们自己围成一个圈儿，圈儿里有人性，而圈儿外只见它的沦丧。”^{[19][21]}完成比较阅读的学生得出结论：美国白人自殖民北美大陆之日起与日俱增的种族优越感及从中衍生而来的、针对他者种族的暴力奴役倾向是美国种族矛盾顽固、种族冲突升级的根本症结所在；而拥有56个民族共生、共存的中国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70多年艰苦奋斗，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世界树立了民族团结与进步的中国样板。教师随即与学生们共读、共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学生们一致认为，这篇题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讲话不仅是对我国民族工作成功经验的最好总结，也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严谨论述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基本思路和遵循。他们在课后评论中纷纷写道，世界各民族若都能如中华56个民族这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18]，则共同打造一个以平等互惠、和谐相处、共享太平为关键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不成问题。

如上所述，《中外文学经典导读》课程恪守素质培养课的底线属性，以引导学生从文本的文学性细节入手，以“主动参与文本意义的寻找、发现、创造过程”^[20]为第一抓手，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同时，力争让每一位学生习得令自己终身获益的“把丰富的感性经验上升到抽象的理性认识的感受、分析、表达能力”^[20]。

四、结语

《中外文学经典导读》思政化比较文学教学的尝试以中国化比较文学学科两大支柱——文学性与比较——为发力点，对比较对象的文学性特征进行中国立场之上的释读与解析，让外语专业学生近距离见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党的先进理论的强大学术生命力，在全面加固青年学子三大自觉的同时，坚定了他们完成人格塑造中国化治学任务的决心。以引入优秀中译本方式汉化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创新举措，在突破授课对象语种局限的同时，为比较阅读世界文学争得了更为

辽阔的视域,也为《中外文学经典导读》思政育人目标的实现创造出更加多元的契机。本课程团队立志在坚持思政育人总方针不动摇的前提下,体系化近几轮教学执行过程中积累的丰富案例,以编制具备较高推广价值的比较文学课程思政教材为发展契机,将外语专业文学经典导读课程思政建设推向纵深。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Z].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 [2] 查明建. 英语专业的人文学科属性与人文课程的意义: 以《国标》人文课程为中心[J]. 外国语言与文化, 2017, 1(1): 18-26.
- [3] 王卓, 胡艳玲, 王金娥. 师范类英语专业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以山东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培养方案》修订为例[J]. 外国语文, 2019(4): 123-128.
- [4]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EB/OL]. (2020-06-03)[2023-10-10]. <https://www.zbu.edu.cn/jwc/2025/0321/c912a92059/page.htm>.
- [5]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EB/OL]. (2020-05-12)[2023-10-10]. <http://www.cbbr.com.cn/article/133761.html>.
- [6] 刘爽. 国家意识视域下的外国文学“课程思政”体系初探[J]. 当代外语研究, 2021(4): 29-34.
- [7] Weimann R. The fu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considered[J]. *Neohelicon*, 1981, 8(2): 233-241.
- [8] 查明建. 比较文学之于外语学科的意义[J]. 中国外语, 2022, 19(2): 11-15.
- [9] 曾艳钰. 《教学指南》背景下英语专业比较文学与跨文化方向人才培养研究[J]. 外语界, 2022(1): 14-21.
- [10] Spivak G C. *Death of a disciplin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1] 金衡山. 规范与深入: 文学导论课教学的要素[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0(1): 59-66.
- [12] Remak H H H. Once aga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crossroads[J]. *Neohelicon*, 1999, 26(2): 99-107.
- [13] 金衡山. 问题与对策: 英语文学阅读课程设置原则与实践: 基于华东师大英语系文学阅读课程的实验[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6(2): 14-21.
- [14] 吴晓都. 中国学者新使命: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过去、现状与未来[J].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2018(1): 6-14.
- [15] 王卓. 高校外国文学“课程思政”的内涵与外延[J]. 当代外语研究, 2020(4): 66-72.
- [16] 蒋承勇. 走向融合与融通: 跨文化比较与外国文学研究方法更新[J]. 外国语, 2019, 42(1): 103-110.
- [17] Guo Y J. Earl Miner: 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comparative world literature[J]. *Neohelicon*, 2014, 41(2): 445-455.
- [1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19] Whitehead C.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a novel*[M]. New York: Doubleday, 2016.
- [20] 王守仁. 应该终结“文学史+选读”模式[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35(5): 10-11.

(责编: 朱渭波)